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商界現形記 第十三回 小二爺暗地偷情 大老官當堂吃苦

卻說隨大令的眼鏡，卻是三姨太太紅菱掌管，平白不能亂戴。這天高坐堂皇，判斷詞訟，問到金子和的當兒。忽聽：「拿眼鏡。」於是那個貼身大爺——喚做金印的，慌的三步並做兩步，跑到三姨太太那裡。三姨太太恰好坐著淨桶上。「叮咚、叮咚、叮瓏叮瓏……的」，好似打那八音洋琴是的，非凡好聽的聲浪，直鑽進金印的耳根裡去。向那門縫裡一張，終歸湊巧，只有三姨太太一個兒在裡頭。便輕輕悄悄的一溜，溜進房去。三姨太太只覺眼睛角上著一條黑影，忙抬眼一瞧，原來心坎和上，一刻不離供養著的一件活。（吁，紅菱混帳。終竟出身下賤做出這等事來，然而這樣的事，現今世界是極時興，極普通的，何足為奇，一些些也不稀罕。）連忙招手兒悄悄的道：「直到這時際才來。」金印搖著頭道：「晦氣、晦氣。今兒高升告假哩，老東西要我伺候堂面。你瞧呢，我的腿兒都站的僵了。」三姨太太連忙起雙手，推拿著金印的兩個膝兒道：「可憐呀，可憐！那老東西也糊塗了，也不顧人家痛癢的，自己有架子裝著，自然寫意的很，那便你別出去了。」金印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老東西叫我問你拿眼鏡呢。」三姨太太一呆道：「要來做什麼？是了，是了。一定審著花案了，別理他罷！」金印道：「倒不是花案。驀地裡來了一件叫喊案子，唔……唔……案子光景是花案，不過現在還沒問出來。這樣吧，眼鏡拿給他，別要堂面上坍了他的台。可惡得很，上海報館裡的訪事，竟是順風耳千里眼，一個不經心吃他們訪去了，登在報上，又是一條好新聞。還有一種更可惡的，好算得報館的別派，叫做小說社、小說進步社哩、改良小說社哩、新新小說社、醒世小說社，專一調訪許多奇形怪狀的事跡，編出小說來。這不比新聞紙上的新聞哩，不過寥寥幾句，而還且不自隱惡揚善的宗旨。若是和個人名譽攸關的所在，就不過以某省、某縣、某甲、某乙等字樣代之。若竟編進了小說書上去，那更不得了哩。雖不肯把真的名姓寫出來，然而終竟和真名的姓上脫不了的關係。譬如：草頭黃改做三划五、走尚趙改換曲日曹、人可何改做口天吳。或是古月胡、耳東改做莫耳、雙林改做馬出角。至於名字上更是花樣翻新，層出不窮。或作諧音、或作對偶、詩建射覆、異樣巧思，使得人看了，明明是某事，說的是某人呀，更是裝花設葉，添枝補梗。記得哪一個小說社裡頭，剪了哪一張日報上的一條新聞，不過四五十字，演成一本三萬多字的小說，據說編輯這麼樣小說的，是那個雞皮三少最多……」

三姨太太道：「不是你常常說的那個雞皮三少嗎？」金印道：「不是他，還有誰呢？真真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我前兒伺候王大人的當兒，雞皮三少在文案上起稿。看看他竟是很沒個樣兒的人，又矮又小。溜東溜西當了這個分位，一點脾氣都沒有的，這點點卻是他的好處，別人及不來的。我最恨的是那般文案上的東西，混而言之是文案上的師爺。豈實底裡高低不一，苦樂不均。賺幾百銀子一月的，也是文案師爺；拿四塊六塊洋錢一月的，也是文案師爺；天天和本官兩個做一處的，也是文案師爺；終年見不到本官一面的，也是文案師爺。聽他們說說呢，也很好聽，秀才、舉人是起碼貨了。蒙著文案上一張皮，對了下一級的做張做致。使盡了喬模樣，豈知只拿著四塊六塊洋錢的薪工，比著三爺四爺都差了好幾個層次。只有這位雞皮三少，倒不見了本官，也是隨隨便便的樣子。見了我們也客客氣氣，比我們再下幾級的也是和和氣氣，從不曾給頂子別人碰的。他又不拿身分，傳過一回當差的夫馬，終是一溜出來了，一溜回去了，茶坊酒肆，煙寮妓館，隨便甚麼地方都會溜來溜去，恰好撞見了我們，不論多少，終是一個兒給帳。頭裡我們見了他著實窘起來，站著不敢動一動。他終拉著坐下一塊兒吃喝，那些狡黠的和他拉交情做朋友，他也馬馬虎虎的不計較。就有拿公事來談談價錢，卻不成功的，假如沒錢使的當兒，情願不使，終不肯公事上頭想公兒，弄兩個來應應急哩。後來王大人壞事了，王大人便薦到臬台衙門去，木大人很得意，他竟一溜回去了，現在聽說他專一的編這種小說。我們鬧不得一點話柄出來，吃那訪事的訪了，去登一條新聞還不怕什麼。編起小說來，倒不是官場秘密史絕好的材料嗎？」三姨太太道：「既然你和雞皮三少認得的，寧可寫一封信，或者辦幾種禮物，先安排妥貼了，這根子怕不放心了嗎？」金印道：「不興。」這時際他倒想不著寫一封信去。反而提頭了，他只怕第九集官場秘密史裡頭就要及第了。「且把眼前緊要的事辦了再說，橫豎今兒還有幾起案子要問哩，好一回才得退堂哩。眼鏡呢？」三姨太太道：「在洋鏡裡面。」金印忙找了眼鏡，飛也似的跑到堂上，呈上眼鏡。

隨大令道：「怎地去了好一回呢？」金印道：「三姨太太盤話好些說話，只道是案子裡面有小腳……」隨大令忙道：「別做聲。」金印盡管說下去道：「有小腳的婦人老爺又愛……」隨大令忙又喝道：「亂說甚麼？還不給我滾蛋。」金印便答應道：「者、者。」裡面去了。

且不說金印裡面去乾些什麼，只說隨大令戴上眼鏡，便瞧得個金子 and 碧波爽清，那個體度同唱小旦的小子和一個樣兒，光景小子和就是姓金。小子和金子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原是唱小旦的？一想不是的，這金子 and 明明說是做絲茶搨客的。而且小子和聽說是唱老旦馮三喜的兒子，小五馮二狗的兄弟，想來是姓馮不是姓金的。細想了一陣，忽然如有所悟的樣子，問那金子 and 道：「你同朱潤江是親戚，還是朋友？」子和道：「商人同他素不相識。」隨大令道：「既不相識，怎地騙朱潤江的東西呢？可想沒有的事了。」潤江搶道：「原不從職員手中騙去的，卻是職妻言氏，女流無識吃被騙了。」隨大令瞟了朱潤江一眼道：「咳，你這人好不糊塗，還自稱職員哩，本憲雖則糊塗，比你卻明白的多哩，而且這麼樣的案子益發明白，本憲不予深究，留你的面子就是。種種靠不住的官職也便宜了你，不查究了，你決計要查究，那也使得。」潤江忙道：「職員……」隨大令喝道：「什麼王八蛋，自稱職員。等你到了四十八歲再瞧罷，掌嘴。冒充紳衿好大膽的狗王八。」須知叫喊詞訟就這點子吃虧了。這句又是奇談了。

其實一點子也沒有奇處，假如期呈奉批，出票勾差傳提到案，至少也得幾個月。差人奉票傳提案子的長短闊狹去在腦後，先要緊在原被兩造花的數了。那末解案有日子要審了。又有一注使費，堂面上的諸色人等傳話，寫供三班役卒個個得了錢了，臨到這種地步就便宜了，該差傳話等便指點一聲，求求就免了。即使免不來，代打的也有。不過花兩個錢的事務，即使親身受刑，也不過抓癢似的，非唯沒有痛苦，反覺著實適意。朱潤江是一個小錢也沒曾使的，冷不防翻倒，在這最不稀罕的假功名上，這番吃虧了。只聽得隨大令猛喝一聲：「掌嘴。」蜂然的圍上四、五個掌刑大老官，如狼如虎，威猛萬分。掌刑的也有個老規矩，假如沒曾使過錢的，別想吃得住一掌，好教受刑的吃點痛苦，然後可以死活的詐錢。朱潤江吃了五十巴掌，那末像個職員哩一個臉比著屁股還大。隨大令冷笑道：「我擅責有功名的紳衿哩，不妨上憲衙門去告去。」朱潤江磕了個頭道：「小的不敢了，大老爺明鑒，小的心服。」別位老爺終沒查究到，這個所以職員倒做慣了。（朱潤江不但功名是假，並且打官司亦極外行，不然五十巴掌，何致如是。）隨大令道：「這個還不是五十巴掌就算了事，還得細細查究呢？」便問金子 and 道：「你和朱潤江的老婆怎樣認得的呢？」

金子 and 道：「商人是守法度的，並沒有這哄騙金珠的事，這個緣由是這樣的。商人是某省人，做絲茶搨客。在這裡納了一個妾，為因恐怕內人多說話，因此另外借幾間房屋來住，不過買靜求安的意思。」隨大令喚道：「胡說！足見你這人不是安分之徒。」子和道：「商人是極安分的，大老爺可訪、可查，若是查出一些些劣跡來，願甘重罪。」隨大令道：「不是這門的不安分嘍，你既然沒有討小老婆的資格，就不該討娶。」子和道：「商人娶妾，不是商人創格。若說資格兩字，商人不曉得怎樣的資格。」隨大令道：「咳！糊塗蟲，糊塗蟲。你既是壓服不住老婆，娶甚麼妾。娶妾原為歡樂起見，大老婆、小老婆聚在一塊，豈不有趣，你坎坎的娶了一個小老婆，就慌慌張張的東尋房屋西找住處。使得大老婆沒找處，才敢放膽。你是躲在小老婆那裡了，大老婆在家裡沒有事情。你可不知道哩，若是守舊的婦人，主張夫剛妻柔，將夫比天，不敢崛強的倒也罷了。若是維新的婦人主張夫婦平權，滿口自由自由的那可不得了了。你既娶得小老婆，她便養得小丈夫。你可怎樣？這是只得啞巴吃苦瓜，叫做沒處說的苦。哪怕打官司告到本憲，案下本憲老實不准的，先知照你一聲，倘使你大老婆房裡捉了和尚出來，別來多事這叫做自作自受。誰叫你大小老婆做兩處住，幸而坎坎的一個小老婆呢。假如本憲一位正太太，三位姨太太，那是要做四處了。成日家奔東奔西也來不及，還有工夫坐官嗎？假如你是忙了今兒大老婆房裡捉了和尚，明兒第一個小老婆房裡拖了道士出來。第二個小老婆房裡捉戲子，再後兒第三個小老

婆房裡又是馬夫。光降了捉一個送官究辦，捉兩個送官究辦，那是車輪兒似的，弄一個富貴不斷頭，本憲只好算你金子和一個兒僱用的奴隸了，專一辦這案子。一日到晚沒的暇兒哩，還有工夫替皇上家出一點力嗎？所以我一句回絕，告不准的草生花落的意思。」（這句話非孝廉出身說不出，何奈金子和不懂。）

隨大令說了這一套言語，滿堂上都掩了口，不敢笑。其實又忍不住，這時際滿堂上的人一個個臉上發出很作怪的形色。（料想好看）隨大令瞧著眾人道：「這些話並不是我多說的，法堂上原不該出此詼諧言語。無非要教導人，若是沒有討小老婆的資格。安置調停大老婆的才能，可別冒冒失失地不安分討小老婆。大凡討小老婆原為尋快樂起見，不料一無快樂，反尋了苦惱出來，豈不是乏味嗎？」說罷又問金子和道：「底下的事便怎樣呢？說呀？」

子和道：「為因我尋房屋，恰好瞧著朱潤江門上貼著招租，說內有樓房一幢，客堂并灶一並公用。商人想是合式的，因就進去瞧，那房屋果然很配居住。當時招接商人瞧看房屋，議論房租，都是潤江妻子言氏一人經哩。那言氏又穿著一身重孝，商人認定是位寡婦，及至搬進了家，方曉得這言氏的丈夫叫朱潤江，出門在外，穿的孝服是潤江的娘死了。不多時商人就疑心這朱潤江是何等樣人，出門在外幹什麼事情。娘死了卻不回家，那怕做官也要稟報個憂，星夜奔喪回籍守制呢。商人雖則心裡詫異，卻不便查問。同居半載有餘，言氏同小妾著實投機。得知底細，原來朱潤江並不是出門在外，卻是素來浮蕩不務正業，專一的宿娼濫賭。他娘管束他不下，因此氣死了。一等他娘咽了氣，他便把田契，方單一切值錢的東西一卷了。十之六七也等不及把娘成殮了，一溜煙走了，杳無消息。有差不多一年光景，他忽然寄一封信給他老婆言氏，說捲去的東西一古腦兒花用已完。在外存身不得，要回來查取所剩的東西。言氏接到了信，頭裡很歡喜，只道丈夫醒悟了，要回來哩。仔細看那信上的言語，原是要搜括剩的十之四三田房屋產。出去依然花用，因此慌起來。瞧商人是老實人，同小妾又十分合得來，於是湊了二千兩銀子交給商人存放，預備後來度日的盤纏。豈知又是年餘，朱潤江並不回來。商人也和妻子說妥了，把小妾搬回家裡去了。言氏也常來商人家走走，倒彷彿親戚似的。商人是異鄉客，此地原沒親戚往來，所以也十分歡喜，這是數年前的事了。後來知道潤江已回家了，慢慢的把家產又弄完了。商人還私心竊喜言氏幸而有見識，先提開了二千兩銀子，如今連利錢算上去也三千多了。等到弄得一無所有的時兒，提出這票銀子來，省吃儉用也足夠一輩子的嚼吃了。如今不知道他怎樣知道商人經手這筆銀子，並且卻沒知道實在的數目，只說九百兩。足見決非言氏所說。商人原是言氏所托，卻該交給言氏。但是一經交出，勢必被潤江花用。代言氏設想，此款一經花去，日後便不堪設想了。這是他家夫婦之事，與外人不相干涉，又屬非親非戚，不便判斷。不過言氏來向商人提這銀兩，商人自然交出。潤江卻不能交付他。」

隨大令得供之後，揣摩一回，知是其中還有曲折。但是潤江所控不過九百。子和反說有三千多，其中奧妙令人難解，便判補提言氏到案質訊。金子和取保，朱潤江另有冒官一案，收所候究。金子和便由原差帶出覓保，朱潤江也由原差帶出交管。朱潤江這時際彷彿青天裡打了一個霹靂，忙求交保。隨大令笑道：「很體面的一場官司，誰叫你要裝幌子，冒充職員呢？瞧你的光景還有私食禁煙的神氣哩，你瞧一臉的鴉片煙顏色，還是湊這機會戒了煙罷！」原差海狗唇老大瞧去是求不下來的了，便吆喝道：「下去，下去！」豈知隨大令平生最是深惡而痛疾之那班差役，其中有個原故。

原來隨大令當初做秀才的時節，曾經在湖北游幕三五年之久。他家鄉邊有兩個朋友，一個姓卞的，告一個姓胡的欠他幾百兩銀子，這縣官便准了姓卞的狀詞，照例傳訊。豈知姓胡的一時拿不出銀子來，便供銀子果然借過，早已交與隨某人還清。這縣官便道：「隨某人呢？」那姓卞的供道：「隨某人一逕游幕在外。」明明誑供，意圖遷徙。那姓胡的一口咬定隨某人不到，不能還錢。實在交與隨某人之手，於是縣官也斷不來，就拖延來下了。過了兩年，隨大令回來，那姓卞的又告起來，說隨某已回。那縣官便又傳訊，傳票上原被之外，又添了一個應訊隨某，原差奉奉傳人，傳到隨大令家，隨大令十分詫異道：「就是原被兩人都不是很熟識。」那差人道：「我們是奉帖請客，憑票拘人。認識不認識，同老爺說去，我們是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」隨大令笑道：「難道不懂嗎？既是那姓胡的供，我過付你們，問姓胡討錢去。」原來隨大令雖是個秀才，年紀還輕，又是出門在外的日子多，所以地方上並不知道他。差人也只道是尋常的一個人，或者還是客邊人。看看起居排場，還很氣概，一定是件好事體。於是狐假虎威立逼著回去。隨大令原來最有心計的人，並且游幕多年，這種把戲哪裡不知細呢？便換了一個面孔，似乎不經慣的人。一口許錢許的五十弔錢，差人大為不然，似乎天差地遠了，又囉嗦起來，直給了二百弔錢，才把差人哄出了門。過了幾天，又說要審了，弄到縣前，又說不審了，就不許回家圈在客棧裡頭，一住月餘，又花了二百多弔錢，內中有個老公事的差役，暗暗關照那差役道：「瞧那姓隨的，到臨了只怕有花樣呢？世界上只怕沒這種好欺的人呢？何不訪訪這人的底細，不要蕩手。」那差人一想不錯，這便什麼樣，端的錢弄得忒多了，那老公事笑道：「要想法子也不難，而且機會也千載一時。」要知老公事怎樣設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